

无相

孙频作品系列

孙
频

著

无相

无 相

孙频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相 / 孙频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(孙频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4736-0

I. ①无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3061 号

书名: 无相

著者: 孙 频

责任编辑: 庞咏平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113 千字

印 张: 7.625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736-0

定 价: 29.00 元

也黑暗也迷人（代序）

蒋 韵

其实，对于孙频，我的了解是浮光掠影的，不过直觉告诉我，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当然，这句话与隐私无关，我所谓“有故事”，是对人群的一种区分方式，也许，是指那些身上留着深刻的生活痕迹的人；也许，是指人与生活的冲突。有些人，生来是和生生活冲突的，那几乎是他们的命运。

现实中的孙频，是安静的、沉静的，纤尘不染，与世无争。其实，她不知道，偶尔在暗淡的楼梯口或是走廊里和她对面相遇时，我心里的那份高兴。我喜欢看见那张干净青春的脸，那双被丰富的心灵照亮的动人的眼睛，那让我踏实和安心：那象征着一个我所热爱的天地和世界，善良、美。

但是在她的小说中，我却读出了那种强烈的冲突感。无论是《无相》，还是《月煞》，故事后面，力透纸背的总是一个不安宁的、挣扎的、精彩而痛苦的灵魂——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永远不会和生活和解的孩子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会突

然悲从中来，因为，你知道，那痛苦是没有解药的，它根植于一个人对于人性的透彻的了解与深深的失望。

时代教会了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永不和自己叫板，因为，生活已经足够艰辛、足够沉重。在这个群体还没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的时刻，他们已经现实而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咬紧牙关的姿态：咬紧牙关承受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。也许，这“咬紧牙关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——接受强大的命运。这其中深不见底的无助与无奈，黑夜般的无助与无奈，在孙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的身上，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，如此痛彻心扉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仍然能在这一切之后看到那个不甘心的作者，那个不甘心的孙频。对，孙频也咬紧了牙关向生活做着不屈服的、孤独的和无望的抵抗，就像人类永远的骑士——堂·吉珂德。所以，她在小说中才会流露出如此痛苦、如此纠结、如此绵长和黑暗的气息。那气息无处不在，就像无声泛流的大河，滔滔地淹没了每一行字句。

其实，任何时代，任何时候，都有这样孤独的、悲壮或卑微的抵抗者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质，以及它的胸怀，这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母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孙频的表达，既是当下的、时代的，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性。

我从来不认为，对于人性洞察的深浅，必然和年龄有关，

和阅历有关。生活告诉我，洞察是一种深刻的才能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毋庸置疑，孙频在她安静的、冷静的、不动声色的描述之中，或鲜明或曲折地把人呈现开来，如同一个导游，曲径通幽地带你直入灵魂的深渊或是人心的坟茔，每每会让你惊叹她眼睛的独特和犀利。也因此，她绝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，她从不诗化什么，比如青春，比如爱情，她给我们带来的，常常是被最寻常的平庸所泯没的幻灭：青春未老先衰，爱情千疮百孔，那其实才是最恐怖最荒诞的幻灭，如同无声无息的、漫天的毒雾，让人窒息。她似乎信手拈来，却让生活崩溃。

在这些故事中的主角，有母亲是妓女的特困大学生，有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慰安妇，有为了救父亲用毒蛇杀死哥哥的女孩，有为了一点尊严甘愿活成娼妓的女大学生，有为了上学而在月夜追债的祖孙两代人，有在月光下全身绑满胶带试图从高压线上越狱的犯人，有为了找到一点点活着的意义把自己逼疯的小镇人。但他们终究会在最黯淡的生活中选择一点尊严，选择一种有光泽、温度、暖意的美。孙频说到底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。

对，我就是这样固执地相信，孙频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，她与生活的冲突，她不屈的抵抗，正是缘于她对某些

东西的极端珍视和爱，比如善，比如美，比如生死不渝的爱情。这样去理解孙频，也许，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安慰。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，尽管生活满目疮痍，可她对这个世界，仍然抱着无尽的、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。

黑夜中绽放的花朵，也许，比白昼的怒放更奇异迷人。

目 录

—

无相 /1

乱身 /73

同体 /149

无 相

一种反抗。一种吞噬。一种再生。一种杀人见血。

—

于国琴从不和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大学，别人问起她关于大学的事情，她也向来含糊其词，似乎那四年时间根本就没有存在过。它们对于她来说，是被她抛在了路上的一段时间的尸骸。她亲手把它们埋葬了，所以，从不愿去碰它们。

偶尔想起它们的时候，她得穿过一条黑洞洞的走道，才能走到那只尸匣的面前。那些回忆就是关在这匣子里的魂魄，她总怕它们会随便出来现身。

四年前她回北方工作后才发现，在南方上学时的那

种阴冷、饥饿，一旦渐渐散去后，却有更嶙峋更坚硬的东西浮出来了，鱼骨一样卡在她眼睛里、喉咙里。这更嶙峋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人，一个叫廖秋良的老教授。

那已经是八年前了，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，于国琴便和父亲从吕梁山出发，一路上经由拖拉机、汽车、火车、摩的等各种交通工具，千里迢迢来到了苏南的这所大学报到。父女两人都是第一次出门，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衣服，像是准备要过年一样。胆怯使他们忽然获得了一种共同的人格，这让他们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惊人的相似，像戴着同一种型号的面具，恐惧、无措下面掩盖着一缕明灭可见的期待。

父女俩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，不洗脸不刷牙不上厕所，因为厕所里都站满了人，身体排泄功能只好自动关闭。为了不上厕所，父女俩两天一夜几乎不敢喝一滴水，只能干嚼带在身边的火烧，往下咽的时候噎得直翻眼睛，干硬的火烧简直能把食道割开。晚上，于国琴贪睡，整个晚上都是她父亲靠抽烟解乏，一边抽烟一边吊着眼角看着那卷行李。他固执地觉得会有人趁他们睡着了把行李偷走。于国琴怎么睡都觉得不舒服，一

晚上醒来无数次，脚没处搁，只能悬着，肿得都要从布鞋里溢出来了。座位下面像塞麻袋一样塞满了人，她知道一脚踩下去一定会准确无误地踩中一张脸。下面都满了，于是还有人像鸟类一样爬上行李架去睡觉了。在这密封的绿皮车厢里，人经过疲劳和饥渴的煎熬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的物质，液体一样无孔不入，只要有一点缝隙就会势不可挡地流进去。

终于，父女俩带着一身臭烘烘的宿夜的气息，蓬头垢面地到了南京火车站。因为两天一夜没有喝水，一出火车站，父女俩就像两头牲畜一样四处找水。然而他们发现要喝水只能掏钱买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雪碧，实在是渴得受不了了，她父亲居然舍得掏七块钱买了一大桶雪碧，然后父女俩就站在路边你一口我一口地把一大桶雪碧咣咣牛饮完了。

父女俩不敢打出租车，理所当然地觉得出租车一定会宰人，摩的还貌似安全一点，于是租了一辆摩的灰头土脸地到了学校，在教学楼前的接待处报了到，又被热情的师兄师姐领到了女生宿舍楼。父亲把于国琴安顿好之后，又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咣咣当当回吕梁山了。那天她把

父亲送走，出了火车站已经是黄昏了，一轮血色的夕阳硕大宁静地在城市的高楼间慢慢沉下去，沉下去。她隐隐约约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，是父亲坐的那趟火车开走了吧。她不动，站在陌生的人群里久久地看着那轮巨大的夕阳，静静等着那列火车的汽笛声一点一点消失。

来学校报到于国琴全身只带了四百块钱，于是像土改中划分成分一样，顺理成章地被划成了历史系的特困生。学费可以通过申请助学贷款解决，但她还有生活费的问题，最后也是系里帮她解决了。历史系一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愿意资助她，他会在每个月的月初往她饭卡里打三百块钱的生活费。这名老教授就是廖秋良，历史系原来的系主任，著作等身，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专家。据说他妻子早已病逝，有个女儿远在美国，他一个人生活多年，每届系里的新生来了他都要资助两个特困生。

于国琴在领到饭卡的那个中午，特意早早跑进食堂，心情颇为忐忑地刷了一下饭卡，她要验证一下钱打进来了没有。果然，卡里面已经有了新生的三百块钱。一个月的伙食费突然固化成一张薄薄的卡牢牢被她捏在手里了，她顿时觉得力气陡增，身体里像突然铸了个铅芯子一样，被

夯实在大地上了。一种巨大的踏实感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刷着她的内心，她简直有些喜极而泣了，恨不得立刻告诉吕梁山上的父母，大学这四年里她都有饭吃了。

她又连忙像剖竹子一样把这三百块钱细细剖开。一个月三十天，每天可以用卡里的十块钱，但是饭卡也可以在校园里的超市买东西，如果再买买洗发水、洗衣粉之类的东西，那一天吃饭都摊不上十块钱。如果这个月还想买一件衣服，那就得少吃饭了。可是为了添一件衣服也值得吧，不管用在里面还是用在外面，总归都是用在自己身上了。

她暗暗盘算着，然后，像参观展览馆一样把食堂的所有窗口都暗暗观察了一遍，比较了一番，最后才折回去要了一盘看中的菜。这盘菜看上去不会太贵，但还算体面，里面还有些油光闪现的肉末证明这是盘荤菜。一刷卡，四块钱，她吓了一跳，一天最多才能吃十块钱，怎么能一盘菜就吃了四块钱呢？她看着刷卡机上显示的那个蓝色数字已经变成 296 了，就像满月忽然被天狗咬了一口。这张薄薄的卡连着她的十指，又直指她的心脏，卡上每少一块钱，就是在她心上扎一针。她心里痛得乱颤，

索性就给自己又添了米饭再添了盆汤，大约是要以毒攻毒，多花点钱才能镇住刚才那点痛。然后，可能是觉得手里的饭菜还能见得了人，无须躲避，她便和其他学生坐在一起，开始体面地享受这顿午饭。她吃得很慢，好像在这餐饭依依惜别一般。对于她来说，这餐饭也就是唯一一次了。荤菜这么贵，日后为了省出些钱来，她恐怕只能打那些最便宜的菜了，从长远来讲，一份凉菜五毛钱还是比较适合她的。

她边吃边像做贼一样窥视着周围的学生。周围的学生都很正常，没有一个人朝她这边看，这说明她看起来也很正常，没有缺胳膊少腿，没有任何残疾症状，她身上的廉价衣服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从来到这个城市的那一瞬间里，于国琴就开始本能地渴望自己能从人群中隐身。别人的目光对她来说都具有原子弹的威力，只要轻轻扫她一眼，她就不能不心惊胆战地从头到脚把自己审视一番。又有哪里出错了么？是她的松紧布鞋，还是她的衣服，还是她的整个人就是错的？在被人看上几眼之后，她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赤身裸体了，全身上下一览无余，像一尊裸体雕塑一样站在那里被人瞻仰着。

现在，借着这顿午饭的烟幕，她居然真的从人群中成功隐身了。她不由得一阵欣喜，这种人群中的隐匿忽然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而崭新的强大。

她是多么渴望这种隐身的感觉啊。

但是她明白，如果以后她像做贼一样来食堂偷偷打那些最便宜的凉菜，甚至都不吃菜，就偷偷买一个凉馒头塞进书包里，那么她立刻就会像一个见了阳光的鬼魅，不想现形都不行。不仅学生们会盯着她看，就连那些打饭的师傅们都会毫不留情地记住她。在她还没有走近窗口前，他们就已经残酷地用塑料袋装好了一个凉馒头等着她，然后不等她开口就递给她，喏，你的馒头。因为他们已经看死了她只敢吃一个凉馒头。他们看学生看多了，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乐趣。在校园里，像她这种生物，唯一的饲料就应该是最便宜的馒头，就像兔子就只应该吃草，吃了肉那就不是兔子。

一眼望过去，大学四年她都只能这样过了，她插翅难逃。

于国琴的肉身坐在吃饭的学生中间，魂魄却晃晃荡荡地把大学四年提前遨游了一遍，她在空中怜悯地看着